

头陀的文化地图

■章云龙

今年3月,黄岩中部重镇头陀这片沉寂已久的土地,热闹非凡。一批批来自各地的摄影爱好者、踏青者纷至沓来。他们匆匆的行踪中,出现中岙村东岭头的油菜花田。

当我们的目光与头陀老街千年的时光碰撞,回溯崇法寺抗战岁月里与教育的偶遇。脚步轻盈,思想悠远。不经意间,打捞沉积在历史深处的文化记忆,一幅千年古镇的文化地图徐徐铺展。

农耕文化:油菜花盛开后的嬗变

江南,骤升的气温与发肤无差别的相融,一场春雨,催开了一个名叫中岙村东岭头梯田上的油菜花海。视线所及,绿意盈满山野。

花海经济造就旅游新发地。摄影人最初关注山乡小村东岭头油菜花的花期。绿色的原野上,隐约中,春天的气息,山村的早春露出了特有的神韵。油菜花海、美丽庭院、美丽乡村、景区化村庄、文旅融合,与当下的共富符号一契合,无人机下,含苞欲开的油菜花与错落的梯田融合,美轮美奂的视频一波又一波冲击着人们的眼球。旗袍秀,与油菜花绽放出的春天气息一起美了这季。花海经济、眼球经济仿佛一瞬间破壁而出。腾讯新闻、网易新闻、今日头条、中国日报网还有地方网络平台等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到这个小村,小村迅捷成为“网红打卡地”,传统的农耕文化有了一次华丽的转身。

我徜徉于花海,摇曳的油菜花,蜜蜂飞舞,一弯又一弯的梯田,山乡清冽的空气中的鲜甜,老旧的风车,农村特有的泥墙,一股脑地进入视野。

当我把目光从现实收回,投向遥远的头陀所在,它又有什么样的过往令人向往?寻寻觅觅中,我发现,小

镇辖区曾出土了不少新石器时代的器物。平山头上的石铧、圣畚的石犁头一起见证了先民们远离刀耕火种,开启了农耕时代,文明的光芒照亮了这片土地。

历史有记忆,文物会说话。这方水土千百年的发展,留下了不少值得在兹念兹的农耕文化记忆。

甜蜜酿造的“非遗”传承地。南宋《嘉定赤城志》载:“甘蔗,有竹、荻二种,出黄岩亢山(今属北洋康山村)等处。”一段简单的记录,见证了头陀周边早在南宋时期即种植甘蔗。独特的地理环境,为优质的甘蔗生产奠定了基础,以头陀为代表的黄岩古法红糖以甜度高、杂质少名扬台州。由此催生的黄岩红糖烤糖自民国时期就以年货的形式开始出现,香甜历久弥新,成了一代又一代黄岩人的甜蜜记忆。头陀女人蔡蕙蕙记着儿时的甜蜜,她以传统技艺继承人的身份,传承着祖传配方。当2017年一款采用古法红糖为主料的烤糖在浙江省农业博览会中亮相,独有的口感赢得了首届“浙江省十大特色农家小吃”称号。黄岩红糖烤糖又一次进入了百姓的视野,载着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黄岩红糖制作技艺以传统技艺列台州市第七批市

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中华橘源始祖地。从历史到现在,头陀不仅甘蔗、红糖及由此衍生的产品红糖烤糖久负盛名,柑橘更具知名度。世界上第一部柑橘专著《橘录》载:“柑橘种有八,橘别种为十四,橙别种为五,凡其类合二十有七,而乳柑推第一。”元国史检阅林昉在《柑子记》中载:“台之州为五,乳柑独产于黄岩。黄岩之乡十有二,而产独美于备礼(乡)之断江。地余四里,皆属富人。一亩之园可二十本。有蠹者,争置之。”

乾宁四年(897),黄岩乳橘作为贡品,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中有载:“台州土贡乳橘。”当年品质最好的断江橘子自然是不二选择。遥想当年,澄江两岸,贡橘运出时的场景定是威武。曾任福建兴化知府的黄岩南门王氏一族的名人王弼曾在《船上谣》一诗中写道“千艘飞过石头城,猎猎黄旗发鼓声。中使面前传急令,江南十月进香橙。”黄岩明朝人王弼所写

的这一幕幕进贡场景,想必在不同朝代中不时迭现。从唐朝始,黄岩橘子的进贡路走了一茬又一茬,也打响了名果的知名度。许多文献记载的黄岩橘子的贸易,富了一方百姓。

断江,也为黄岩成为中华橘源的一段最重要的历史记忆。

当远古的农耕文明成了许多地域遥远的绝响,渐行渐远。头陀,在新时代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足音响起,散发出独有的气息。



地名文化:头陀桥里的头陀地名刍议

头陀是何意?地名学上似乎找不到文字记载的最初源头。视野往前,再往前回归,突然间,我似乎找到了契合地名的文化意蕴。

民间相传,头陀桥即是头陀的俗称。明万历《黄岩县志》中载有“头陀桥,在县西北二十里。”明万历《黄岩县志》市坊篇里有头陀桥市。清光绪《黄岩县志》载:“头陀桥在县西北二十里,乾隆庚寅僧荣法募修。”民间相传,头陀桥即是头陀的俗称。这座乾隆三十五年(1770),上迎堂僧人荣法修建的,长约30米,宽3米的单孔石拱桥是否就是头陀名称的源头?值得考量。从现头陀镇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看,清乾隆三十五年距离10000年——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相差甚远,显然地名的源头断代了。我们是否可以猜想:头陀桥修建前,这方地域似乎早已有“头陀”之名。

历史视野中,头陀地名或许与宗教有关。乡贤朱幼棣先生在《淡出九峰》中以宏阔的思维推论:头陀名称由来,与宗教有关。头陀的意思是:“即去掉尘埃和世俗的烦恼之意——高僧们都要抖擞法器。头陀又是佛行的苦行之一。”

当我们展开历史的画卷,汉明帝永平十年(67)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,时间进入三国时期,中国的海航海交史早已展开。黄岩是一个港口发达的城市。卫温、诸葛直从章安出发,率庞大的船队远航台湾。头陀百丈曾出土“六箩筐与二百市斤”的汉五铢钱,其中杂有“定平一百,太平百钱”和孙吴赤乌元年铸的“当千大钱”,地方文史专家陈顺利先生推测那时黄岩定有军港,出土的钱当为军需所用,那时的头陀航路绝对开阔,不然,东晋末年的孙恩不会在离头陀不远处的灵石寺(甘露寺)屯兵造船。处孙吴统治下的

黄岩兴起了建寺兴佛高潮,说明佛教早已从海路进入黄岩,进入头陀这片区域。学者李刚也得出了“佛教最早传入中国,应是在东南沿海地区。”南宋《嘉定赤城志》载:“三国赤乌二年(239)……黄岩演教院、广化院、多福院、广孝院、宝轮院和委羽山寺。”黄岩居台州9所寺院中6所均早于赤乌十年到建业期间,与头陀的距离并不遥远。今头陀辖区中的头陀中岙村,唐景福元年(892)出现定光院。头陀下岙村,北宋大中祥符元年(1008)出现慈云寺。

黄岩西部,三国、两晋期间佛寺萦绕,不能不说是佛教圣地。头陀之名,与佛有缘是有一定见地的。

元同溪边的头陀村,2021年被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命名为第六批历史文化(传统)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优秀名单。

头陀教育:忘不掉的三个历史记忆

民国《黄岩县新志》载:“吾邑旧称海滨小邹鲁,文教向著于浙东南。南宋以还,风雅日奏。”黄岩教育虽经几朝起伏,晚清时又趋盛。清同治九年(1870)与头陀桥几里之遥的灵石寺在知县孙惠推动下改为灵石书院,西乡学子有更好的机会接受教育。

头陀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。头陀桥出现的头陀镇中心国民学校,原为敬胜小学堂,民国纪年前八年(1903),地坤吴访颜、卢豫等创立,以头陀桥行宫为校址,民国成立改敬胜小学堂为头陀镇中心国民学校。头陀镇中心国民学校是头陀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,它从民办教育起步。

“文军西征”崇法寺。崇法寺建于南朝。志载:“智者大师修道旧址。”1938年八月初一始,日机后多次窜入黄城上空,对黄城进行狂轰滥炸。其中,两次把炸弹投进黄岩县立中学,一次是1939年7月22日,3架日机飞临黄城上空低回轰炸,黄岩县立中学“仰山堂”被毁,另一次炸弹投到学校东面的城墙边,炸弹没有发生爆炸。师生安全面临威胁,需要安定的学习环境。

从1938年秋天始,全校一千多名师生逐步西迁到原灵石书院上课。那时,灵石校舍极为紧张,1939年2月,高春一年级的学生到达头陀下岙崇法寺内上课,到秋天,高中部全部搬到灵石,因校舍不足,于是,在下岙崇法寺设立分部。初中一年级全部在崇法寺上课,其他年级全部在灵石上课。时任校长为陈熙光。民国三十年(1941)春,校长江文纬在灵石建了不少教室,于是迁回下岙分部回灵石书院的黄岩县立中学上课。

黄岩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学。1958年,正是“大跃进”时期,黄岩历史上第一所大学——“头陀区农业大学”应运而生。校址选定林公院童襄故居。童襄曾为军统浙江站站长,少将。故居在现林龙新村,坐落在狮子岩西麓,主体建筑为七间二层灰雕建筑,坐北朝南,道地围墙,正门有溪。头陀区农业大学下设三个系:农业系、畜牧系、生物系。据知情者回忆:学生是通过自荐报名,大队、乡镇层层审查推荐,区政府筛选录取。教师则大多是刚从黄岩中学毕业的老三届高中生等。由于各种原因,在童襄故居办了两年后,

校址迁到双楠小学。在双楠小学勉强办了一年后,又再次搬迁至林家桥老爷殿,1962年停办。这所特殊时代的“大学”,呼应了那个年代对实用型人才的需求。时间虽短,也留下了历史的记忆。

黄岩中部重镇头陀,数千年的文明史上留下了许多文化记忆。头陀的断江一带生产的乳柑,现为中华宽皮柑橘的发源地,黄岩蜜橘始祖地。因为唐朝时成为贡品的因缘,曾入欧阳修编的《新唐书》历史典籍记载甚多。蜜橘文化,是头陀的一张名片。留下诸多传说的省级风景名胜划岩山,奇山胜水展示着名山文化的多姿。头陀老街,为浙江省历史文化(传统)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。

路桥、院桥、头陀桥,市场“三桥”从明朝开始闻名黄岩及周边地区。“三桥”之一的头陀桥,市场依然繁华,但曾经地理位置的劣势,造成头陀的失落。几百年过去了,头陀正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。国道经过,轻轨梦已经扬起,好山、好水、好风光的头陀充满着希望,期待着新的凤凰涅槃。

